

吕海寰

彭珮云

泽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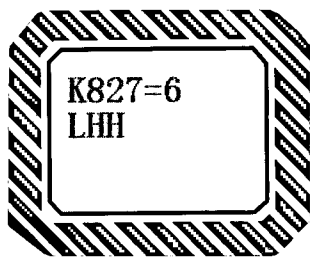
清末著名外交家，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历任驻德国、荷兰公使，工部尚书，钦差商约大臣，兵部尚书，外务部尚书，督办津浦铁路大臣，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职

新华出版社

吕海寰

泽文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吕海寰/泽文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 - 7 - 5011 - 7775 - 2

I. 吕... II. 泽... III. 吕海寰 (1842 ~ 1927) - 传记 IV. 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1868 号

吕海寰

责任编辑: 李树林

封面设计: 伍民力 李芳芳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印 张: 30.75 插页 8 张

字 数: 53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1 - 7775 - 2

定 价: 60.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312) 2838225

谨以此书献给——
我最亲爱的母亲吕乃荣女士



时任晚清外务部尚书的吕海寰



老年时期的吕海寰



吕海寰八十五岁寿辰时全家合影



吕海寰出使德国和荷兰的护照



4

3

2

1

吕海寰手迹

前 言

吕海寰（1842~1927），字镜宇，又字镜如，号镜与，又号又伯，晚年号惺斋。生于道光廿二年壬寅六月初五，山东掖县（今莱州市）西南隅村人，1927年1月病逝于天津，享年85岁。清末著名外交家、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历任驻德国、荷兰两国公使，工部尚书、钦差商约大臣、兵部尚书、外部尚书、督办津浦铁路大臣等职，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名誉会长，作为中国红十字会运动先驱和一面旗帜，吕海寰无愧于“中国红十字会先师”之誉。著有《奉使金鉴》60卷，补辑40卷；《庚子海外记事》4卷。

从山东农村一个贫困的男孩成为一个业绩卓著的国之重臣，吕海寰有着传奇的一生。从童年起，他便聪明好学，有着极强的求知欲望，年轻时性格中便显现出了超群稳重和自律的特质。他的勤奋好学和一贯的良好品行使他稳健地步入仕途，由于在外交方面显现出超人的睿智而屡被重用，留下了不凡的业绩。

在民间，吕海寰也有着良好的口碑。他在任苏松太道期间，任期虽短，但果敢精干的作风便已在当地留下了美名。上海著名的流氓头目张桂卿，结党聚徒，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民愤极大，但狡猾凶狠难以捕获。吕海寰到任不久便用计将其逮捕归案，并予以正法。此事深受百姓赞扬。当时上海戏剧界夏月珊、夏月润、孙菊仙等艺人，曾将此事排编成剧演出，轰动一时。

吕海寰出任驻德国和荷兰大臣前，曾回故里省亲。他有个族叔吕十，曾在吕海寰年少时，当吕海寰的未来岳父为了达到与家境贫寒的吕家悔婚的目的，吕十竟一时糊涂，见利忘义，陷害吕海寰，诬其窃“五供”，吕海寰也因此而离家出外闯荡。后来吕海寰衣锦还乡，吕十怕吕海寰计较前嫌，避而不见，而吕海寰却登门拜访，并取出银票二百两相赠。吕海寰“以德报怨”，被乡人传为佳话，称其为人“忠厚”。



吕海寰

时逢晚清乱世，吕海寰经历了许多起重大的历史事件。当时教案频频发生，高额的赔款和洋人军舰在近海虎视眈眈，朝廷上下惊悚万分。吕海寰时任镇江道，他辖区内也发生过几起教案，从他处理的几起教案中，李鸿章发现了他杰出的外交才能，破格举荐他出任驻德国和荷兰两国公使。吕海寰任驻德国和荷兰公使期间，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庚子赔款事件，我国签下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他经历了一段国之危难及自己生命危在旦夕的惊心动魄的日子。他不顾个人安危，频频赴德国外交部交涉，劝阻德国不要向中国发兵，虽势难转圜，但他竭尽全力争取时间以减轻国内的压力。在驻德国期间，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反复和德国辩论，避免了醇亲王对德皇下跪事件的发生。事后，吕海寰详细整理出事件全过程，包括与德国外交部的往来交涉记录及与国内外的往来电文、电函和其他有关资料，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其中一些我们有幸在本书中得以见到。从德国和荷兰回国后，吕海寰开始将他在德国和荷兰期间所汲取的治国经验逐项具体落实。他会同盛宣怀，向朝廷上奏，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1902年，吕海寰、盛宣怀在上海与各国议定《商约》，成为中国商业法律的开拓者。在此期间，吕海寰上奏朝廷，请求广开商埠，获得批准，此后全国各地商埠广开，与世界列强展开了主权与利权的争夺战。

1903年，吕海寰、伍廷芳奏请推广官报获准，于是各省纷纷创立官报。如《湖北官报》、《南洋官报》、《江西日日官报》、《豫省中外官报》等等。

1904年3月10日，在他的主导下，中国红十字会组织被官方认可，随之，红十字会分会迅速遍布全国各地。战乱中，红十字会在各地冒着战火硝烟，掩埋无数尸体，救助着灾难中的民众，当时叫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总书记李提摩太。经吕海寰联络，中国红十字会加入了世界红十字会组织。吕海寰一直关心和操办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起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领导和负责人的作用，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奠基人之一。

1909年，吕海寰、吴重熹会奏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六条），请旨立案。

1910年6月5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名大清红十字会。

1911年10月25日（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起，清廷派吕海寰为大清红十字会会长兼任慈善救济会会长，并派沈敦和、福开森（美国人）为总董，将大清红十字会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会同办理（辛亥革命）战地救济事宜。

1912年9月30日（民国元年），在上海召开全国第一次会员大会，制定会章并组织常委会，选举常议员34人。公举中华民国大总统、副总统为中国红十



字会名誉正、副总裁。吕海寰为正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兼常议会会长，江绍珥为理事长。吕海寰后来担任名誉会长，直到去世。10月31日召开统一大会，议决总会设在北京。

吕海寰为中国红十字会运动先驱者之一，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他无愧于“中国红十字会先师”之誉。

《吕海寰》一书根据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及吕海寰后人的记述，将其一生真实地展现出来，晚清许多起重大历史事件的片段在本书中得以真实的再现，其中有着许多尚不为人所知的情节。希望此书能有助于人们对晚清历史的了解。

作为吕海寰的后代，我们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吕海寰的具体事迹，使后人了解办理涉外工作所必需的坚定立场，时刻心怀祖国的主权与利权，旦夕毋忘为国图强。特别是通过展现吕海寰创建中国红十字会的光辉历程，让后人了解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与成长及其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让后人了解红十字会的人道、博爱和奉献精神，使中国红十字会精神在人民中世代相传。

吕乃澄

2006年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被迫离乡	(1)
第二章 踏上仕途	(19)
第三章 赴任镇江道	(45)
第四章 初现外交才能	(68)
第五章 赴任苏松太道	(85)
第六章 荣归故里	(100)
第七章 出使德荷	(118)
第八章 百端待举	(131)
第九章 铲除海靖	(149)
第十章 忧心如捣	(163)
第十一章 劫难初起	(174)
第十二章 黑云压境	(185)
第十三章 联军侵华	(197)
第十四章 据理力争	(210)
第十五章 庚子赔款	(223)
第十六章 赵舒翹之死	(243)
第十七章 处理善后	(264)
第十八章 醇亲王赴德	(284)
第十九章 会办商约	(309)
第二十章 案牍劳形	(329)
第二十一章 针锋相对	(352)



吕海寰

第二十二章	中英画押	(374)
第二十三章	折冲列强	(391)
第二十四章	官场沉浮	(410)
第二十五章	红十字会	(427)
第二十六章	走向成熟	(447)
第二十七章	尘埃落定	(463)
第二十八章	贞懿先生	(474)

第一章 被迫离乡

清末，山东掖县西南隅村。

春节将至，家家都在忙碌着过年。挂灯笼，贴对联，远近处零星响着鞭炮声。而村里吕家院内一片寂静，全没有一丝过年的意思。屋内，海寰和哥哥瀛寰呆呆对坐着，半晌谁也不说话。这一年，祖父和母亲先后去世了，而父亲常年在外地教书，还没回来。五口之家现在就只剩这兄弟二人了。家中粮食没剩多少，手里又没有一点钱，他俩不知怎样来应付这个年关。

“海寰，去舅舅家借些钱吧，等过了年攒了钱再还。”闷了很久，哥哥终于说了句话。

舅舅也是海寰未来的岳丈，但为人势利。海寰家近年病灾不断，家境日见清贫，舅舅与他家的关系也疏远了很多。自打外婆去世后，他家和舅舅家就很少再走动了。可眼下也只有舅舅那里可以想些办法了。

海寰着实把自己收拾了一番，头发梳得规规整整，衣服虽然很旧，但干净整洁，收拾妥当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临村的舅舅家。

舅舅家新漆的黑色院门显得很醒目。院内，家里的帮工进进出出地忙活着收拾年货。后院传来一声声猪的嚎叫声，看来正在杀猪。不知从哪间屋里飘出阵阵蒸面食的香味。这里，富裕人家过年都会提前蒸些面食放在外面冻起来，准备年后上门的亲友多，随时吃起来方便。

随风飘来的面香味，使海寰空着的肚子在条件反射地咕噜咕噜响着。

在舅舅家帮工的刘妈见海寰进来，便忙招呼他进了屋。

“舅舅。”海寰轻轻地喊了声。

舅舅有日子没看见海寰了，见了海寰进来却没表现出一丝热情和亲热，只淡淡地说了句：“你来了。”便没再说什么了。海寰家的情况，他是很清楚的，



也大概能猜到海寰的来意。

“你父亲回来了吗？”

“父亲还没有回来。”

“嗯。”舅舅只用鼻孔“嗯”了一声，眼睛看着别处。

舅舅李同熙是个生活富裕的农民。近些年，家中被他打理得越来越富足。海寰家早时在村里也算是个有学问的人家。海寰自幼随祖父课读，童年时，因为聪明好学，常被亲友们夸奖。五岁时，母亲为他聘定了舅舅李同熙的女儿李乃心为妻。海寰长大了些后，仍然挺出息，十二岁时即能作八股文及六韵诗，应县试又得中秀才。所以舅舅对他也还算满意。但是，近年来家中连遭病丧之变，原本不厚的家底很快就折腾空了。到了这会儿，已经是穷得家徒四壁了。当年为女儿乃心定下的婚事，也就越来越显得门不当户不对了。现在，李同熙一想到要把女儿嫁给海寰，心里就觉得别扭，他实在不情愿。所以，一看见海寰，心里就堵得慌，真是正眼都不想看他一眼。

海寰愣愣地站在那里，见舅舅不说话，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怎样说下去。他抬眼看了看，舅舅明显比以前胖了很多，胖胖的脸被厚厚的皮背心领子裹着，显出了一付富态相。但因为阴沉着脸，毫无一丝亲切的感觉，让海寰感到了距离，海寰从这张变得陌生的面孔上移开了目光，环顾房内，屋里的摆设也比以前更多更好，很多东西他已不再熟悉了。他的目光移向了侧墙的门上。这时，藏蓝色的门帘轻轻地动了一下，从缝隙中，海寰看见有一个年轻女孩在向他窥望。这时，女孩的眼光刚好和海寰的眼光碰上，隐约中他觉得这人好像是表姐乃心——他那没过门的媳妇，不知为什么，海寰马上移开了眼光。

“嗯。”一直没说话的舅舅不耐烦地从喉咙深处发出了一声干咳。

海寰愣了一下，看了舅舅一眼。这僵持的气氛使他感到很难受，甚至有些窒息。他不想再这样等下去，索性把心一横。

“舅舅，爷爷和妈妈过世后，家里全空了。手头上一点余钱也没有了，年底还要办祭奠，想先向您借上少许，年后我们很快攒齐还上。”

“哦，是这样呀。你是愁祭祀没钱办吧。”过了好一会儿，舅舅冒出了一句话。

舅舅明知海寰话中的意思，但故意装作不懂，岔开了话茬。

海寰心里也明白，舅舅是不愿意往他的意思上说，一时无言以对。

舅舅又说话了，“这事儿呀，你不用愁。这么办，‘五供’你去你村上吕十那里借了用，我和吕十也有些交情，你去找他，想必没什么问题。其他的呢



……”他顿了一下，“一会我让你舅妈给你准备几个馍带回去。不早了，回头快些赶回去吧。”话没说完，就转过了脸去，明显是不耐烦了，因为这会使他联想起自己女儿的将来。

舅舅的样子使海寰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他感到身上的血瞬间将要凝成了冰冻，后悔不该来这儿。

不过，他还是克制住自己，用平静的声音说了句：“我这就回去找十叔去借‘五供’。”

“也好，时间也不早了，去拿些馍吧。”

“不用了。”

海寰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孩子，看到舅舅对他厌烦的样子，便一刻也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但他还是很礼貌地告别了舅舅，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出了院门，看见表姐乃心正站在拐角处等着他。

“海寰。”乃心迎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手绢包。

“给你。”说着，把手绢包放在海寰手里。

“这是什么？”海寰捏了一下包着的东西，猜到了大概。

“我不要。”海寰急忙把这手绢包递回乃心里。

乃心一脸的焦急，忙着一边往回递，一边说：“这是我平时积攒的一点碎银，拿着也没什么用，我知道你现在手上紧，虽然没多少，可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就拿着吧。”

“谢谢你，我不用，我会有办法的。”

“你的难处就是我的难处，看着你为难我心里很难受，你不知道吗？”

“我不能用你的钱，你自己留着会用得上的，我的难处我会自己想办法。”海寰执意不收，但心中感到了一丝温暖和爱意。

他并没有什么办法想，他那无奈的眼神注视着乃心，但怎么也不想收下她一点一滴攒下的私房钱。

乃心脸上流露着一丝焦急和怜意。

“我走了，你要好好保重自己。”海寰说完，转身离去了。乃心站在那里，一直注视着他的背影，直到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远处。

乃心心事重重，低着头慢腾腾地走回家里。

刚一进入厅房，猛然间看见父亲正一脸怒气地瞪着她，吓了一跳。

“你干什么去了？”父亲突然冲着乃心似乎是在吼着。



乃心吓得一抖，忙说：“没干什么呀，刚和海寰说了几句话。”

“谁叫你去的，你们有什么好说的。都老大不小的了，不知道好好待在自己的闺房里，跑出去干什么！”父亲仍然用同样的口气在吼着。

乃心低着头，说不出话来。她知道父亲反感海寰，心中感到很难过。

“告诉你，少和海寰接触，以后不许你去见他，没事你给我老实地待在家里。”

听见父亲的吼声，母亲走了进来，她已经大概知道了是怎么回事。看见女儿眼里含着泪，便冲着父亲说道：“哎呀，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么大声吼孩子。”说着，转过身来疼爱地看着乃心说：“看把你爹气的，爹是最疼你的，爹的话都是为你好。好了，回你房间去吧。记住，要听爹的话，啊。”边说边轻轻地推了一下乃心，让她快离开。

乃心快步走向自己的房间。

看乃心走了，母亲回身嗔怪地说：“你就不能和孩子好好说呀。”

“唉。”李同熙深深地叹了口气，闷在那里不做声，想着自己的心事。

回到村里，海寰便直奔族叔吕十的家，说明来意。吕十也没多说什么，挺痛快地把用布袋装着的“五供”（铜或锡制的烛台、香炉等）拿给了他。他小心翼翼地拿着这些沉甸甸的东西，快步往家赶去。

正走着，身后有人喊他：“海寰呀，你这是拿的什么呀，像捧着宝贝似的。”

回身一看，是村西卖糖葫芦的族叔吕六，正扛着葫芦竿子乐呵呵地走来，“是六叔呀。”海寰边说边看了看手中的袋子。

“是五供呀。”

“哦，是呀，你家今年这些事呀，该好好拜祭一下。”

“天还早呢，您老就都卖完了？”

“是呀，是呀，快过年了，好卖些。”

一路说着，到了拐往海寰家的小路口。

“六叔，我往这边拐了。”

“好咧。”六叔若有所思的样子，“海寰呀，你爷爷在的时候，对我家很照应的。六叔没什么本事，但只要六叔能帮上的，你尽管说就是了。”

“谢谢您，六叔。我记着了。”海寰加快了脚步往家走去。

兄弟俩东拼西凑，总算给过世的长辈们体面地做了年祭。

做过年祭，兄弟俩又心中空落落地对坐着。接下来不知该怎么办？家里空